

八一，致最可愛的人

筆尖故事

侯傑純

父親六歲沒了媽。阿公沒再娶，一個人拉扯幾個孩子，日子過得風雨飄搖。我爸最小，早早就學會了摔了不哭，餓了不說，疼了就咬咬嘴唇，活成了路邊的小草。

家裏沒柴火，他挎個竹筐去堤壩後竹林裏撿筍殼。他帶了把鐵夾子，專門夾筍殼用的，長嘴，尖尖的。有一回大中午，日頭毒，他跑進竹林裏，汗淌進眼睛，辣得睜不開。大概是餓狠了，早上那碗稀粥早沒了影，手發抖。伸夾子去夠一蓬筍殼時，腳下一絆，那鐵夾子的長嘴不知怎麼直直戳進了腳盤裏。他愣住了，低頭看見鐵器插在肉裏，血順着鐵嘴慢慢滲出來，滴在地上，好大一片，觸目驚心。

他没哭。竹林裏靜靜的，只有蟬叫。他坐在地上，扯了幾片嫩竹葉，放嘴裏嚼爛，和着唾沫敷在傷口上，又找了片大竹葉蓋住，然後撐着地站起來，一瘸一拐背着筍殼回了家。那道疤跟了他一輩子。

可日子不會因為一個孩子苦就放過他。那年冬天他發高燒。阿公在外面幹活，家裏沒人，他一個人躺在木板床上。北風從門縫鑽進來，嗚嗚響。他燒了好幾天，臉蛋通紅，喉嚨乾得像沙漠。可豬圈裏的豬餓得嗷嗷直叫，幾隻雞也咯咯叫着飛上了飯桌。他聽着，躺不住了。撐着胳膊爬起來，扶着牆，一步一步挪到灶房。也就十來步，走了很久。攪豬食時手抖得厲害，勺子磕在木桶邊上篤篤響。他把豬

食端到豬圈，靠在柵欄上喘粗氣，看着豬呼嚕呼嚕吃。又抓把米撒給雞，雞圍上來搶。他蹲在原地，頭埋進膝蓋裏，再沒力氣站起來了。

幸好老姑母來了。那天推開門，看見地上縮着一小團身子，叫了一聲沒應。跑過去，翻過來，看小臉燒得通紅，嘴唇發紫，快沒意識了。老姑母嚇得眼淚直掉，背起來就往衛生站跑。土路坑坑窪窪，老姑母深一腳淺一腳地跑，父親伏在她背上，迷迷糊糊聽見她邊跑邊喘，喊他的名。他說，要不是老姑母，那條命就沒了。講這些時他靠在椅子上，手裏夾着煙，語氣很淡，像在說別人的事。

後來他去當了兵。被子要疊得像豆腐，穿衣要永遠筆挺，站如松，坐如鐘。這些紀律對別人也許苦，但對一個從小就苦過來的孩子來說根本不算什麼。但部隊給他的，遠不止這些。

家裏窮，父親只念到初中。到了部隊後，他發現自己成了文化底子最薄的那一個。所以他在訓練之餘，沒日沒夜地讀書，汲取知識的養分。後來他成了汽車兵。他學文化課，學汽車構造，學機械原理。那些密密麻麻的圖紙和公式，他一個字一個字地啃，不懂就問，問完就記，記完就背。他的筆記本攢了厚厚一摞，字寫得一筆一畫，工工整整，像他疊的被子。那



●一個從小在泥裏爬的孩子，也能握住屬於自己的方向盤。 AI繪圖

身軍裝教會他的，不只是挺直腰板，更讓他相信，一個從小在泥裏爬的孩子，也能靠自己的手，握住屬於自己的方向盤。

父親有個老戰友，姓林，參加過對越自衛反擊戰。林叔長得很有羅漢相，眉毛又長又濃，彎彎垂下來，耳垂也大。他坐在那裏不說話時，微微垂着眼，真像廟裏一尊羅漢。他見了我總笑瞇瞇的，說話慢，聲音從胸腔裏滾出來，渾厚低沉。

有一回他來我家吃飯，喝了些酒。林叔話不多，但那天他忽然說起以前的事。他說他腿上有個疤，是戰場上子彈穿過去的。說着撩起褲腿給我們看，小腿上果然有個圓圓的疤，陷進去一小塊，顏色比旁邊的皮肉淺。他放下褲

腿，沉默了一會兒，他說：「戰場上背過好幾個犧牲的戰友。包括一起入伍的那個同鄉，十八歲，背到後面身子都涼了，硬了。我一路走，一路跟他說話，我說兄弟快到了，你再忍忍。可他已經聽不見了……」

桌上安靜了很久。父親端起酒杯跟林叔碰了一下，叮的一聲，很脆。兩人仰脖子喝了。我偷偷看林叔，他還是那副羅漢相，眉毛垂着，臉上看不出什麼，只是眼睛有點紅。

那是我離戰場最近的一次。隔着一張飯桌，一杯酒，一盤我媽炒的青菜，聽一個上過戰場的人講藏了幾十年的話。可就是這些，讓我心裏堵了好幾天。

八一又到了。每年這時候，我都想起父親，想起林叔，想起那個十八歲就把命留在戰場上的年輕人。從前覺得「最可愛的人」這句話很大，大到只適合寫進橫幅裏，出現在課本裏。後來慢慢明白，這句話其實很小——小到能裝在方向盤上那雙終於不再發抖的手上，裝在林叔小腿那個圓圓的彈孔裏，裝在那個同鄉朋友再也醒不過來的夢裏。

他們是最可愛的人。願父親腰板一直筆挺，願林叔那條傷腿冬天不再隱隱作痛，願那個十八歲的年輕人，在另一個世界裏，也有一個寧靜的夏天。有蟬鳴，有故鄉的竹葉沙沙，有燒好的飯菜，有人推開門，喊他回家吃飯……

文學溪林

劉權熠

我是踩着那濕漉漉的青石板走進甬直的。剛下過一場雨，石板路油光水亮，像一條條不甘寂寞的鱈魚，彷彿要把我拽進歷史的水潭。同里的溫柔泡酥了我，周莊的脂粉氣熏得我暈，所以我尋到甬直來，找一點不一樣的江南。牆是灰撲撲的，帶着陳年雨漬和苔蘚，摸上去糙手，像穿久了的舊棉袍。我心裏一喜，這便是我要的硬氣了。

沒走幾步便撞上和豐橋。手按在橋欄石獅子上，獅子眉眼間沒有討好的笑，倒像看盡朝代更替的老衙役，冷冷盯着我。石階被無數雙腳磨出凹痕，積着泥水，像渾濁又清醒的眼睛。鞋底與青石摩擦出「沙沙」聲，彷彿踩在一本被蟲蛀空的線裝書裏。忽然有種錯覺——我不是在上橋，而是在攀登一段被歲月風化的骨骼。每一塊橋石，都像不肯彎曲的脊椎骨，硬邦邦地架在時間河流上，任憑風吹浪打，絕不挪窩。

沿河走去，民居把天空擠成窄窄的藍帶。湊近一扇破窗櫺，糊窗紙已經爛了，風從洞裏鑽出霉味。透過破洞往裏瞧，瓷水缸、老紡車、空竹椅，椅背上搭着舊褂子。屋裏沒人，卻彷彿處處都是人。這種生活不是演給我看的，它就在那裏，自生自滅。牆角坍塌，露出黑色磚坯，像皮肉綻開露出骨頭。伸手撫摸粗糙斷面，指尖刺痛——古鎮竟如此不掩飾蒼老殘缺，不屑於修補，坦然地破敗着，像閱盡滄桑的老人，不介意別人看見傷疤。

在河邊「美人靠」坐下，木頭磨得烏黑發亮。河水渾黃厚重，載着落葉固執東流。手垂下去攪動，涼意爬上來。這水是有骨頭的，不嫵媚不婉轉，只是流。對岸老樹根系大半裸露，像糾纏的青筋，卻支撐滿樹



●甬直帶着傷疤，帶着皺紋，帶着不肯妥協的硬氣。 網上圖片

葱蘢。那便是甬直的腳骨，死死抓着這片土地。雨又飄起。幾位老婦人坐在屋檐下避雨，藍印花布斜襟，束作裙，包着「貓耳朵」毛巾。臉上刻滿溝壑，眼神卻亮如水底黑石。她們默默剝菱角、納鞋底，針腳細密結實，和這古鎮氣質一模一樣——不需要華麗，只需要耐得住歲月磨損。湊近想打招呼，她們抬眼淡淡一瞥，又低頭忙活。沒有笑容沒有厭煩，只有習以為常的淡然。這種沉默比任何吆喝都有力量。她們就是甬直的魂，也是甬直的骨。

傍晚重回和豐橋。雨絲密了，打在河面激起漣漪。烏篷船慢慢悠悠滑過橋洞，船娘搖着櫓，櫓聲在雨裏格外清晰孤寂。船艙遊客舉手機拍照，閃光燈像黑夜鬼火。我收起傘，任細雨打濕頭髮。周莊是絕版的了，它把自己打扮得太漂亮，精緻成了標本；而甬直，還活着。帶着傷疤，帶着皺紋，帶着不肯妥協的硬氣。

天色擦黑，河岸燈籠亮了，昏黃光暈染在水面，像打翻的蛋黃。走出鎮子回頭望，雨中的甬直模糊了輪廓，卻清晰了骨骼——那骨骼是橋，是牆，是裸露的樹根，是沉默的老婦。沿河萬家燈火，每一盞下都藏着一根不肯彎曲的骨頭。

這便是柔軟江南裏，我摸到的最堅硬的部分。它不驚艷不討巧，甚至乏味，但只要靜心去品，就能品出沉澱在歲月深處的醇厚。甬直不需要憐惜，不需要喝彩，只是靜靜臥在那裏，用它的殘缺，訴說着更為完整的生存哲學。

我轉身離去，鞋底與青石板摩擦出「沙沙」聲響，這一次我聽到了回響——那是甬直骨子裏的聲音。

大暑

李建平

文學花園

沒有比這更直白的節氣了。大就是大，暑就是熱。古人連個好聽的名字都懶得取，就這麼直愣愣地把兩個字摔在你面前，像把一塊滾燙的石頭丟進院子裏。

午後兩點的巷子，空無一人。陽光是有重量的，沉沉地壓在瓦簷上、石板上、井沿上。平日裏愛竄來竄去的黃狗，此刻趴在牆根的陰影裏，下巴貼着地面，只偶爾掀起眼皮，瞟一眼紋絲不動的槐樹葉。那葉子綠得發黑，油亮亮的，像是憋着一口氣不肯示弱。你盯着看久了，會覺得它們在和你對峙，和太陽對峙，和這個悶得快要擠出水的午後對峙。可明明沒有風，最頂上那幾片嫩些的葉子，為什麼總在輕輕顫着？大約是熱極了，自己在發抖罷。

空氣裏有味道。不是春天那種軟綿綿的花香，也不是秋天乾燥的草木氣。是濕熱的泥土蒸騰出的腥甜，混着曬焉的青草味，偶爾一陣風過，還捎來遠處池塘水藻的腥。這氣味是有質感的，黏稠稠的，裹在身上，揮之不去。

這時候最盼的，是西瓜。不是冰箱裏拿出來的那種冰鎮——太急、太沖，失了西瓜本來的溫厚。要的是剛從井水裏提上來的，表皮掛着水珠，手摸上去，涼意是一點一點滲過來的。刀剛切入瓜皮，「咔嚓」一聲脆響，像夏天自己裂開了一道縫。紅瓤露出來的一瞬，什麼都是好的，什麼都可以原諒了。

蟬還在叫。從清晨叫到現在，從這棵樹叫到那棵樹，不知疲倦。起初你覺得煩，覺得它們聒噪得蠻不講理。可聽着



●看雨簾密密地織着，看院子裏濺起的水花。 AI繪圖

聽着，竟聽出一種執拗來——它們是在用自己的方式，把這個夏天唱完。生命就這麼短，不拚命叫，怎麼證明自己來過。這麼一想，那聲音便不那麼刺耳了，反倒生出一絲悲壯。

傍晚時分，天色暗得很快。不是那種漸漸沉下去的暗，而是突然之間，像誰在天空潑了一盆墨。遠處的雲堆得厚厚的，灰裏透着些青紫。雷聲悶悶地滾過來，不響，卻震得人胸口發慌。雨點子砸在瓦上，一顆，兩顆，然後嘩地連成一片。空氣裏揚起灰塵的味道，很快又被雨水的清新蓋過去。這時候什麼都不必做，搬把竹椅坐在廊下，看雨簾密密地織着，看院子裏濺起的水花，看牆角那棵芭蕉被打得東倒西歪。

忽然想起祖父說過的話：「大暑過後就是立秋了。」原來最熱的時候，藏着最深的轉折。熱到極致，便往涼裏走了。這世上的事，大抵都是這樣罷。

雨漸漸小了，空氣裏浮起一層涼意。不是真的涼，是心裏的燥熱被這場雨澆透了。遠處有人在喊孩子回家吃飯，聲音穿過濕漉漉的黃昏，軟軟的，糯糯的，像剛出鍋的米糕。

嚴正聲明

警惕假冒香港文匯報副刊徵稿詐騙

近日，本報接獲多位讀者反映，發現網絡上流傳多則以「香港文匯報副刊」名義發布的虛假徵稿啟事，聲稱可通過第三方平台或私人渠道投稿並收取費用。

本報在此鄭重聲明：香港文匯報副刊從未授權或委託任何第三方網站、App、個人社交賬號或中介機構發布徵稿信息。所有關於副刊的徵稿內容、投稿方式、稿費標準及版權約定，均以香港文匯報報紙及官方網站發布的啟事為準。本刊正規徵稿流程不會以任何名義向投稿人收取「審稿費」「版面費」或「保證金」。凡涉及轉賬匯款的，均屬詐騙行為。

對於冒用本刊名義、誤導公眾的行為，我們保留依法追究其法律責任的權利。

敬請廣大作者、文學愛好者提高警惕，切勿輕信非官方渠道信息，以免造成財產損失或延誤投稿。

如有疑問，請通過官方郵箱（feature@wenweipo.com）核實。特此聲明。

香港文匯報副刊編輯部
2026年7月31日

一碗麵裏三重天

曾廣洪

指間歲月

退休後第一次獨自下樓吃麵，是去年夏天剛到重慶那天。

孫女還在午睡，我輕手輕腳關上門，走到樓下那家麵館。老闆是個五十來歲的男人，圍裙上沾着油點子，見我進來，問：「老師傅，乾溜還是湯麵？」我說乾溜，多加點菜葉子。

麵端上來的時候，熱氣撲了一臉。我低頭攪動，花椒的麻、辣椒的香、蒜泥的沖，一下子全鑽進鼻子裏。這味道太熟悉了。四十多年前，我剛進印刷廠當學徒，每天早上都在廠門口那個攤子上吃二兩小麵。那時候一碗麵一毛二分錢，加個煎蛋要多五分。我捨不得加蛋，就多要一勺辣椒，吃得滿頭大汗，抹抹嘴就往車間跑。

車間裏機器轟隆隆響，鉛字排版，油墨的味道嗆鼻子。我負責檢字，一天站八九個小時，眼睛盯着密密麻麻的字模，盯久了看什麼都重影。手上的油墨洗不掉，指甲縫裏永遠是黑的。可那時候不覺得苦，一碗小麵下肚，渾身是勁。

後來我去讀電大。白天上班，晚上騎車十幾里去聽課。那年冬天特別冷，教室裏沒有暖氣，我裹着棉襖抄筆記，手凍得握不住筆。下了課騎回來，路上一個人都沒有，路燈把我的影子拉得老長。回到宿舍，餓得冒胃，就用煤油爐煮麵。掛麵，沒有澆頭，撒點鹽，滴兩滴醬油，呼嚕呼嚕吃完，身子暖和了，心裏也踏實了。

麵有點燙，我吹了吹，挑起一筷子。麵條筋道，裹着紅油，入口先是辣，然後是麻，最後回甘。老闆娘從後廚探出頭來：「老師傅，要不要加湯？」我搖搖頭。我喜歡乾溜，就是要讓調料緊緊巴在麵上，每一口都有滋味。這跟過日子一個道理，苦也好甜也好，都得自己去嘗，別人替不了。年輕時覺得日子該轟轟烈烈的，現在才明白，能把一碗麵安安穩穩吃完，就是福氣。

旁邊桌上坐着一對小夫妻，女的抱着孩子，男的埋頭吃麵。孩子伸手去抓筷子，女人輕聲哄着：「乖乖，爸爸吃完了抱你。」我忽然想起女兒小時候，我也是這樣，一邊吃麵一邊哄她。那時候忙，一碗麵分三次才能吃完，吃到後面麵都坨了，可心裏是甜的。

孫女醒了會找爺爺，我得趕緊回去。我掏出手機掃碼付錢，老闆說：「老師傅，明天還來？」我說來。

走出店門，太陽已經偏西了。我拐進樓下的超市，買了孫女愛喝的酸奶。電梯裏碰到鄰居，問我今天怎麼這麼高興。我說，剛吃了一碗好麵。他沒聽懂，笑了。我也沒解釋。

推開門，孫女趴在沙發上看動畫片。看見我，喊了一聲：「爺爺！」我把酸奶遞給她，她接過去，又問：「爺爺你嘴巴好紅，是不是偷吃辣椒了？」我說是啊。她歪着頭想了想：「那你下次帶我一起去嘛。」

我說行。她笑了，露出兩顆白白的虎牙。